

文心雕龍美學範疇研究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贊助

寇效信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序言一

●张少康

效信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然而，他朴实、诚挚、热情、爽朗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现在，当我再次来到古都西安，坐在师大招待所房间里为亡友的遗稿写序时，我心情是异常沉重的。效信走得太早了，他是不该这么早走的，因为古代文论研究需要他，“龙学”研究需要他，他的学生需要他，他的朋友需要他，人民需要他，他是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作出更大贡献的，可是我们失去了他！

记得1984年在上海龙柏饭店的《文心雕龙》国际会议上我见到效信时，他已经因癌症动过手术，但恢复得很好，仍然很乐观、开朗，对战胜顽症充满了信心。他还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了他研究《文心雕龙》的宏大计划，他欲从深入分析《文心雕龙》中的美学范畴出发，进一步探讨这部巨著的理论体系的想法，以及对《文心雕龙》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看法，均与我不谋而合，谈得十分投机。此后，我们经常有书信往还，也常常谈到有关《文心雕龙》的各种问题。1986年4月安徽屯溪《文心雕龙》第二届年会后，我应效信的邀请到陕西师大为他的研究生讲课。在西安的半月里，讲课之余，他陪我畅游了西安的各处文化古迹。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有充分的时间详细交流研究《文心雕龙》的心得体会。我们都感到现在许多《文心雕龙》注本往往只局限于文字训诂，而对理论概念的注释则不能尽如人意，所以，如果我们对《文心雕龙》的美学范畴和全书

的理论体系有全面的确切的深入把握,那么,一定可以搞出一个新的更为完善的《文心雕龙》注本,把《文心雕龙》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我一再鼓动他在完成对《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的研究之后来做这件工作,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为此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可惜现在却已成为令人怅茫的回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默默地感到一种孤独的悲凉。明月当空,夜色苍茫,古城依旧,效信何在?

经过他的爱子和几位热诚学生数年的奔走努力,他的遗著终于可以问世了,作为效信的同行知己,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相信效信泉下有知,也会为他的辛劳没有白费而得到安慰的。效信的这本研究《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的遗稿,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虽然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对《文心雕龙》全部美学范畴的阐述就不幸与世长辞了,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遗稿中已经包括了《文心雕龙》的主要美学范畴。他对文德、神思、风骨、通变、体势、文质、奇正、文气、三准等美学范畴的论说,其材料之丰、剖析之细、阐述之透、理解之深,都是目前《文心雕龙》研究中所少见的。效信有很深广的理论修养,又有相当扎实的国学基础,全书处处都可见出他功底之厚,用力之勤,而且新见迭出,令人叹服。效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对“龙学”研究的深化,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1985年到1990年,短短的五六年中,我们“龙学”界的一批实力雄厚的中坚力量,如庆甲、子翱、世金、效信,他们都曾孜孜不倦地在“龙学”阵地上耕耘,为“龙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却不幸均因癌症而相继谢世。这不能不使“龙学”研究受到严重的挫折。确实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背的包袱太沉重了。在我们一生中,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因十年浩劫而丧失了,当我们经历了无数的波折,挣扎着从泥泞中爬起来,带着满身伤痕开始在学术上拼搏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往往因长时间的超负荷而不堪胜任,这是不言而喻

喻的事。效信和其他几位同行朋友的悲剧，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的悲剧。他们几位都是我的学长，都是我的挚友，而我也只是因为没有他们那么强的事业心，没有像他们那样奋力拼搏，才得以苟延至今。然而我又是多么钦佩他们的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啊！让我用这篇短文来寄托哀思，并告慰效信和庆甲、世金、子翱等朋友，我们这些尚留在阳世的同辈和新一代的许多年轻“龙学”研究者，一定会努力完成他们所没有来得及做的工作，把“龙学”研究引向深入，推向世界！

1996年10月21日晚写于陕西师大专家楼

23日改定于北大承泽园寓所

序言二

●田文案

《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一书是我国“龙学”领域著名学者寇效信教授的遗著。寇教授于1933年出生于陕西耀县，195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等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9年4月27日因患癌症病故，享年55岁。寇先生曾任陕西师大中文系主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陕西师大学报》编委、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常务理事。寇教授既是我的老乡，又是我的同学，后来，我们又同在一个大学工作，先后相处近三十年的时间，有着深厚的交情和友谊。几十年来，寇公不但一直勤奋于自己的教学工作，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精心培育，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显著成就，受到人们的称赞；而且，在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古典名著《文心雕龙》的研究方面，也精于探索，勤于笔耕：先后在《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文艺报》、《文心雕龙学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对《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的研究有着深入地开掘和独到的见解，并形成一家之言，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引起了海内外学人的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编》、齐鲁书社出版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1949—1982）、《文心雕龙学刊》、北京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均收有他的多篇论文。他的重要论文，日本、台湾、香港有关书刊亦有介绍和转载。寇效信教授在《文心雕龙》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有不容忽视的贡献。1963年他在《文艺报》上发表

《评〈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种倾向》，批评了学术界出现的随意拔高古人，将古人理论现代化的倾向；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一届年会上，他提倡朴学学风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在全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届年会上，他呼吁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相结合，并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阐述这一见解的论作《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此外，自觉地从范畴学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在学术界他也是最早的，而且成就突出。但是，由于寇公一直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加之身患疾病，健康状况受到影响，因之他的“龙学”研究不但被迫停了下来，而且，原计划整理出版的“龙学”研究专著，也未能如愿以偿。在他临终之前，当我去医院看他时，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还一再提及此事，并为此而感到惋惜和遗憾。为了实现寇公的愿望，也为了能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寇公在《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方面的卓著成就，现从寇公的遗文中，选出有关“龙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共17篇，编辑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所辑录的论文，基本上反映了寇效信教授在“龙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也可以从中看出其美学范畴研究的整体思想面貌。从论文排列的次序以及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看，寇公的美学范畴研究集中于《文心雕龙》的文学创作论方面，并着力于其中几个最重要的美学范畴，诸如“文德”、“神思”、“文气”、“风骨”、“文质”、“体势”、“通变”、“奇正”、“三准”等，从而对刘勰的美学理论作出了全面、总体的把握和新异、深刻的诠释。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总结性的文学批评理论巨著。作者刘勰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卓越的才学识见，精心建构成如此旨深意远、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刘勰将其著书的目的意图以及全书的结构框架，均作了简要的介绍。刘勰将《文心雕龙》中除《序志》外的其余四十九篇，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文之枢纽”的总论，主要阐明全书“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的总体指导思想；其二是“纲领明矣”的上

篇,则是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基础上,对书中所论及的三十多种文体,从体裁特征、写作方法到各种体裁之间的区别和相互关系,都一一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其三是“毛目显矣”的下篇,则主要是阐述作者有关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基本观点,其内容包括“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等各个方面。这三个组部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共同构成刘勰有关“文”、“道”并重,“质”、“文”互补,并在“唯务折衷”、“兼解俱通”的方法论原则下,强调美的本质在于真、善、美三者之间和谐统一的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但由于历史和现实之间有着较大的时代间距,而刘勰《文心雕龙》的行文和论述又特别抽象简约,其思想渊源又多来自于一些完全不同的学术派别,这样,就使《文心雕龙》的范畴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

寇公在“龙”学研究方面的方法论特征,主要在于尽力抓住《文心雕龙》中一些带根本性的美学范畴,在全面历史地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再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以新的文化视野,从文本的总体性关联中,作出新的理解和诠释。

“文德”范畴,是《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中的一个中心范畴或根本范畴。这个美学范畴对“文”与“道”的关系,以及“道”的具体含义都作出了新的规定,因而是了解《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关键性的哲学概念。寇公认为,“文德”一词连用,在两汉乃至先秦的典籍中都可找到例证,但其具体含义都在逐步变化,刘勰笔下的“文德”概念,是指“‘文’或者美乃是天地、万物和人类所具有的与它的内在本质相适应的一种客观属性”。而与“文德”概念相对应的“道”则是“作为宇宙本体、万事万物所由以生的总根源”,它同《老子》、《易传》及玄学家所讲的“道”是“一致的”。这样,“德”与“道”的关系,或刘勰所讲的“文”与“道”的关系,就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源与流的关系”,也就是“‘德’原于‘道’”。由此,寇公认为:刘勰“文德”范畴“更深刻、更系统、更自觉地论证了人‘文’与

天地万物之‘文’的统一性，论证了艺术美与自然美的统一性，从而从哲学上研究和论证了文学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寇公的这一解释，显然是把刘勰着意强调“文”之重要性的原意凸现了出来。

“神思”范畴，是《文心雕龙》美学理论中有关艺术想象、艺术构思和艺术创作的一个总纲性的重要美学范畴。所谓“神思”的问题，就是刘勰所说“为文之用心”的根本问题，也是《文心雕龙》所研究和探讨的创作主体如何在心物交感的基础上正确反映和表现客体对象的问题。寇公认为，“神思”中的“神”既不是哲学和宗教神学意义上的神，也不是一般的形容词，“而是一个生理、心理概念——精神”，“神思”的“思”是指“写作的思虑活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范畴，则是“对文学创作中作家思维活动的概括和界定”，它把文学创作中所有的思维活动，包括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都涵蕴于其中。

为了深入了解“神思”范畴的含义，寇公又对“志气”概念及“气”在创作主体系统和作品中的作用和表现，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在他看来，“志”是人的心理过程，属于精神方面，它包括情感、注意、意志、欲望等，而“气”主要属于人们的生理方面，它是维持人们生命活动的物质力量，“志气”连用则是一个表示人的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重要概念。它之所以会成为“神思”即创作思维活动的关键，是由于“志气”是人们创作过程中高度紧张的“神思”状态，它可以激发创作的欲望和感情，获得“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创作灵感，使作家处于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态之中。按照寇公的解释，刘勰提出的“三准”范畴，即是对作家进入创作状态、开始艺术构思时思维活动的一种描述和概括，它是作家构思作品时，对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语言文采进行“熔裁”而必然采取的“设情”、“酌事”、“撮辞”的三个准则或三个步骤。寇公还对“神思”过程，即作家进入艺术创造和构思活动中的心理机制的理论基础

进行了探索和考察,这对深入研究“神思”范畴的内在含义及其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风骨”范畴,是刘勰对艺术美的内在构成的最重要的规定,也是决定文学价值的首要尺度,它的提出在中国美学和文学发展史上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对“风骨”范畴具体含义的解释,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寇公针对一些不同的理解和说法,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风骨”的含义与作家的艺术风格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风骨”是决定风格的一个主要条件,但二者终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风骨”既不等于风格,也不是某一种风格。“风骨”是刘勰创造的一个崭新的美学术语和范畴,是由相互对应的两个不同方面,即“风”与“骨”二字的连用而构成。“风”,是作家骏爽的志气在文章中的表现,是文章感染力的根源,比拟于物,犹如风;“骨”,指文章语言端直有力,骨鲠道劲,比拟于物,犹如骨。二者合组成词。刘勰在创造这一由比拟而成的概念时,虽曾受六朝时期品藻人物的所谓“风骨”(即风神骨相)的启示,但他从多方面吸取了思想资料,从而赋予“风骨”范畴以崭新的内容。总之,“风骨”范畴是对艺术或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或情志与文辞的基本美学要求,它是探索文学价值、确立评价标准的一条重要原则。

“体势”范畴,主要论述作家的创作个性同艺术美或文体风格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美的诸形态或文章的体裁、风格等问题。寇公认为,“体势”如“体”,就是属于不同类别的、具有特定的成“体”原则和特定风格的文章形式。它的含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体裁”相近。“体势”的“势”,就是由作家的摹习所决定的形成文体风格的必然趋势。“体势”合说,即谓之“立体”、“定势”要从“体”、“势”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去研究探索艺术作品不同风格的整体趋势。刘勰提出“体势”范畴的用意在于反对和纠正六朝时期出现的一味追求华艳绮丽的文风而形成的“讹势”现象,引导和提倡遵循

一定文体的成体原则和风格要求,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与这种文体相适应的风格趋势,即“循体成势”的一种“自然之势”。而其“定势”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就是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即刘勰所谓的“兼解”与“总一”的统一。

此外,寇公对刘勰提出的“通变”、“文质”、“奇正”等范畴的解释,也都是比较中肯切实的。他认为,刘勰“文质”范畴的提出是针对齐梁文坛“淫丽烦滥”的不良倾向而发的。其中心在于提倡一种“文质相称”,即情理实在真实,言辞正确质朴,文采鲜丽夺目,文笔明快流畅的文风,而反对那种“文”灭其“质”的“讹势”之风。“通变”范畴,则是在文学艺术的发展问题上,提出要“斟酌乎质文之间”,即要以“文质相称”为原则来确定“通变”的原则。“奇正”范畴主要是强调应从文艺作品的总的特点和要求出发,对其作出总的评价。有的作品可能是思想内容纯正,用“事”翔实可靠,语言平正畅达,风格典雅端庄;而有的作品也可能思想奇突新颖,用“事”奇诡怪诞,辞采奇崛诡丽,风格雄奇恣肆。但只要它们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好,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都不失为好的作品,应当予以肯定。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寇效信教授在《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的研究方面,卓有成效,从而对刘勰美学思想中有关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观点,作出了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且前后贯通,自成体系,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另外,其行文之明快流畅,有如流水飞云,对字词之爬梳考证,有如海底捞针。寇公历经二十多年的苦苦探索,其“为文之用心”,由此可见。

本书的出版,得到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的赞助以及台湾辅仁大学李振英校长,吴宏安、林立树教授的关注,也受到复旦大学王运熙教授、北京大学张少康教授及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关注,寇先生当年的研究生孙若风博士参加了书稿的整理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张积玉教授师从寇公多年,为

这部遗著的出版做了许多实际工作。陕西师范大学高海夫教授、栾栋教授和新疆师范大学郭德茂教授审阅了全部书稿,并为文篇的选定、目录的编排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特别是栾栋教授,作为寇公的高足,出于对其恩师的崇敬怀念,对本书的出版及资金的筹措都作了大量工作。对上述单位和同仁,我作为寇效信教授的同事和朋友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1996年2月于陕西师大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目录

一、《文心雕龙》的“文德”说	(1)
(一)“文德”含义	(1)
(二)“文德”探源	(6)
(三)“文德”说的历史地位	(11)
二、释“神思”	(15)
(一)“神思”探源	(15)
(二)“神思”的应用和目前对它的几种解释	(19)
(三)释“神”	(23)
(四)释“思”	(31)
(五)“神思”评价	(35)
三、“志气”与“神思”	(38)
(一)“志气”概念的含义	(38)
(二)如何理解“志气”是“神思”的关键	(43)
(三)“志气”是高度紧张的“神思”状态	(48)
四、“神思”与形神之辨——对刘勰“神思”论 心理机制的考辨	(54)
(一)“神思”心理机制的理论基础	(54)
(二)历史上的形神之辨	(55)

(三)刘勰对“神”的性质的认识	(59)
(四)“神与物游”的哲学命题	(69)
(五)对刘勰“神思”论的三个层次分析	(76)
五、论“风骨”	(78)
(一)“风骨”溯源	(78)
(二)“风骨”释义	(84)
(三)“风骨”评价	(94)
六、释“体势”	(99)
(一)释“体”	(99)
(二)释“势”	(106)
(三)“立体”和“定势”	(112)
七、《文心雕龙》之“势”的辨析与探源	(118)
(一)“势”的普通义	(119)
(二)作为文学术语之“势”	(125)
(三)“文心雕龙”之“势”与“孙子兵法”之“势”	(128)
(四)“文心雕龙”之“势”与它以前的书法、音乐、绘画、 文学之“势”	(132)
(五)结束语	(140)
八、释“文质”	(142)
(一)对“文质”含义的不同理解	(142)
(二)非文学术语的“文质”含义	(143)
(三)文学意义的“文质”含义	(147)
(四)“文”与“质”的关系	(155)
(五)“风骨”论与“文质”说	(158)

(六)“文质”论的理论依据·····	(160)
九、释“三准”·····	(165)
(一)“三准”论属于创作过程的哪个阶段·····	(165)
(二)“三准”与“熔裁”的关系·····	(168)
(三)“三准”的内容·····	(171)
十、释“奇正”·····	(180)
(一)“奇正”的具体含义·····	(180)
(二)“意”的“奇正”问题·····	(181)
(三)“事”的“奇正”问题·····	(184)
(四)辞采的“奇正”问题·····	(186)
(五)风格的“奇正”问题·····	(188)
(六)“奇正”概念含义的丰富性·····	(190)
十一、“通变”论释疑·····	(192)
(一)释“通变”·····	(192)
(二)释“通变”的对象——“文辞气力”·····	(199)
(三)释“通变”的任务——“斟酌乎质文之间”·····	(205)
(四)释“通变之数”——“参伍因革”·····	(210)
十二、《文心雕龙》释作家之气·····	(214)
(一)气是构成创作主体系统的一大要素·····	(214)
(二)气的外延·····	(215)
(三)气的内涵·····	(222)
(四)气的性质·····	(229)

十三、《文心雕龙》论作品之气 (232)

(一)“气”在文章中的存在 (232)

(二)“气”是什么 (233)

(三)“气”的构成 (240)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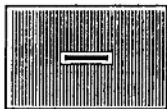
一、评《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种倾向 (248)

二、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兼评王运熙《文心雕龙
探索》 (256)

三、曹丕“文以气为主”辨 (264)

四、试谈我国古代诗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 (277)

后 记 (293)



《文心雕龙》的“文德”说

“文德”是中国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王充首倡“文德”。三国时的杨遵彦写过《文德论》^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论“文德”。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有《文德》篇。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对“文德”问题作过评论。

与“文气”、“文势”等概念一样，历代各家的所谓“文德”，含义不尽相同，甚至相差甚为悬殊。本文仅限于讨论《文心雕龙》的“文德”，对其他各家，除过与刘勰直接关涉者而外，概不论及。

（一）“文德”含义

“文德”是刘勰在《原道》篇提出来的。搞清“文德”的含义，不仅对于正确理解《原道》篇，而且对于理解刘勰的整个美学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

《原道》篇开宗明义写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①《魏书·文苑传》：“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邵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杨文已佚。

对“文之为德”的解释，众说纷纭。有的解为文章的属性或功用。如周振甫说：“德，指功用或属性，如就礼乐教化说，德指功用；就形文声文说，德指属性。……文的属性或功用是这样遍及宇宙，所以说‘大矣’。”^①有的解作文章的意义。陆侃如、牟世金认为：“德，这里指文所独有的特点、意义。”他们的译文是“文的意义是很重大的。”^②

这些解释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原文为“文之为德”，译为白话，是“文之作为德”，而不能译为“文之德”。文之作为德，意思是文章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的一种“德”，而不是文章本身之“德”。“文之为德”与“文之德”，文意不同，不可混淆。

赵仲邑把“文之为德”译为“‘文’作为规律的体现”^③。姑且不说把“德”译为“规律的体现”是否妥当，仅就他注意到“文之为德”这一句式的特点来说，是较切合原文的。

在上述各家注释中，没有人把“文德”看作一个概念。范文澜则把“文德”看作一个概念。范注引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篇：“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但他认为，王充所说的“文德”，“与彦和文德之意不同”，所以他另辟蹊径，认为刘勰的“文德”之说来源于《易经》：“按《易·小畜大象》：‘君子以懿文德’。彦和文德本此。王、章诸说，别有所指，不与此同。”^④

范文澜把“文德”看作一个概念，并把刘勰的“文德”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文德”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考察，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对刘勰“文德”的含义，范注只指出与王充、章学诚诸说不同，

①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②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上册，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3页。

③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5~6页。